

● 历史学

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发展比较

张 琳

(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琳(1971-),女,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及编辑学研究。

[摘 要] 南朝时期侨居雍州的河东解县柳氏、京兆杜陵韦氏,分别以地方武装或乡望身份为凭资,通过不同途径、不同程度地涉入中央政治、军事,其发展亦呈现不同曲线。1、以军功或门荫入仕中央,发展为依附于皇权的官僚士族;2、以拥有在乡位望或义故、部曲、乡兵作为凭借进入朝廷,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政界位望或拥众自立的藩藩;3、既保持并巩固与宗族乡里的紧密联系,又以品学风采为乡族慕化,进而成为州里宿德,作为地方社会在乡势力的代表,在朝代更迭中,为不同的执政者笼络。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朝雍州宗豪大姓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 南朝;侨雍州;河东柳氏;京兆韦氏

[中图分类号] K 23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2-0229-06

刘宋时期,随着京口晋陵为基地的北府军的衰弱,以襄阳为基地的雍州地方武装及社会势力在北伐、内争中应时而起,并在其后至齐梁之际的皇权政治中起了较为重大的影响。反过来,雍州宗豪大姓分别以地方武装或乡望身份为凭资,通过不同途径,不同程度地卷入中央政治、军事后,其发展亦呈现出不同的情况。本文拟以侨居雍州的河东柳氏与京兆韦氏之对比为例,从雍州宗豪大姓与地方社会及中央政治的关系着手,考察这一时期雍州宗豪大姓的几种发展轨迹,以及其中地方社会因素的影响问题,以期对南朝时期地方社会与中央政治的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史称柳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以勇见称于荆、雍之间,尝为荆州刺史谢晦、雍州刺史刘道产所召,均未得受命,后被刘义恭辟召为“江夏王国中军将军,迁殿中将军。复为义恭司空行参军,随府转司徒太尉城局参军”。关于柳元景初入仕途的坎坷经历,陈琳国在《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一文中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促使其宦途出现转机的是元嘉年间征讨山蛮及北伐。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为配合武陵王骏西镇雍州,雍州宗豪大姓出身,具有伐蛮经验的柳元景被任命为广威将军,随郡太守。既至镇,柳元景便募得六七百人,解蛮人之围;又随同朱修之、沈庆之讨伐襄沔蛮族。后柳元景随刘骏转徐、兖二州军府中兵参军,被刘骏引为腹心。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49年),随王诞为雍州,柳元景复调为雍府后军中兵参军,并于次年的北伐中充任总领雍州群帅之职。随着雍州方面军队攻克弘农、关、陕三城,柳元景亦成为元嘉北伐中崛起的雍州地方豪帅之首,凯旋以后,即被任命为宁朔将军,京兆、广平二郡太守,“于樊城立府舍,率所领居之,统行北蛮事。”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冠军将军臧质镇雍,柳元景由有太守之号无辖域之实的侨郡太守迁任雍府司马、襄阳太守。柳元景在元嘉年间的仕进,除曾随刘骏移府徐、兖外,几乎未离开过荆、雍二州。而其晋升所资的军功及势力,也与他身为雍州宗豪大族暨地方武装豪帅所凭依的雍州乡族地方力量紧密相关。

南朝时期侨居于雍州的河东解县柳氏,其世叶承籍可上溯到永嘉乱后自本郡迁至襄阳的柳卓。柳氏本司州河东郡望,然而,据《宋书》卷37《州郡志三》荆州南河东郡条载:“晋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将军庾亮以司州侨户立。”既于襄宛之外,另立南河东郡,可知柳氏原乡党多未徙居襄阳;又,《周书》卷42《柳霞传》载:柳卓一支“宗族盖寡”,故在以原雍州乡族势力为主的侨雍州乡族地方社会中,柳氏的位望相对有所下降。柳卓子孙三世叠为边郡太守,在以授流民帅边郡太守为惯例的东晋时期,是不为朝廷所重视的。柳氏之兴始于冯翊太守柳凭之子柳元景。

与京口晋陵北府集团的衰落同时,雍州地方武装在数次征讨山蛮及北伐代魏的际遇中崭露头角后,逐渐成为刘宋政府凭依的一大政治军事力量。柳元景身为雍州豪帅,亦随之涉足政治。元嘉三十年(公元 453 年),武陵王刘骏入讨刘劭,以柳元景为“谘议参军,领中兵,加冠军将军,太守如故”,督率宗悫、薛安都等 13 军共万人作为前锋,会鲁爽北来襄阳部曲 7 千余及雍州刺史臧质兵力,一路东下,助平刘劭凶党。刘骏在雍州部分地方伐蛮势力的拥戴下承制称帝,而居雍州群帅之首的柳元景也以首功,从此扶摇直上,由侍中、左卫将军而护军将军,进而充任督掌宿直官禁的内军的领军将军,封曲江县公,食邑三千户。以后又以平定臧质、刘义宣之乱,得以升迁至尚书令,再又进“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司空、开府仪同三司,爵封巴东郡公,达到了其仕途的巅峰。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柳元景,已不再是地方武装豪帅,而是以中央台军统帅的身份出入中央他州的朝廷命官。而他原先统率的雍州地方武装亦随之拱卫京师,入充宿卫,其他军将也因军功通显,仕官中朝。尽管就政权所能付予的权势而言,柳元景及其所统雍州地方武装的势力在扶助刘骏登位的斗争中迅速膨胀,但他们与其乡族地方社会的联系,则大大地被削弱了。尤其是当进入中央政权的雍州诸帅受命于朝廷被四处遣调后,柳元景虽身处高位,其实权已不如前。还在孝武成事之前,柳元景曾表示“若有过恩,愿还乡里”,故刘骏于新亭登极之初,尝拟以“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相授,后因臧质怀恨元景,“虑其为荆、江后患”,向孝武帝建议“爪牙不宜远出”,孝武帝才“重违其言”,改授元景护军将军^[1](卷 77《柳元景传》)。可见,柳元景及其所领雍州地方武装在当时已具有牵制荆、江或者与荆、江合力与朝廷相抗的实力。孝武帝纳臧质谏,将柳元景及其所领雍州地方武装引为帝都台军,留为己用,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实际上也为随后“孝建、泰始,主威独运”^[1](卷 94《恩祥传》),消除了来自雍州地方的隐患。柳元景在居官京都后,其家人、母、弟僧珍和叔仁、子侄也相随居于建康。他本人在“服章言论”上似乎很注意摆脱将家形象,并向侨吴士族标准靠拢^[1](卷 88《薛安都传》)。在柳元景由地方宗豪大姓向中央官僚化的方向转变时,他对皇权的依附也大大增强了。在变幻莫测、危机四伏的政权中心,柳元景虽任居高显,但不能直接指挥其军队,故而甚至有身家不保之虞。本传称“世祖严暴无常,元景虽荷宠遇,恒虑及祸。……世祖崩,义恭、元景等并相谓:今日始免横死”。疏远雍州地方社会后,柳元景在朝廷的得势,主要靠孝武帝的扶持提携,而一俟帝位易人,便被视作当朝异党,为前废帝刘子业所不容。废帝永光元年(公元 465 年)八月,“帝遣兵将杀戮柳氏一族兄弟子侄数十人”,几乎灭其门宗。虽然柳元景一门在宋末政局动荡中,成为雍州地方在朝势力中最先委顿的一支,但柳氏毕竟在雍州乡族社会中存有相当的影响。宋明帝拨乱反正后,一部分蛰伏乡中的柳氏很快又从雍州地方崛起,再次涉入中央。

《宋书》卷 84《邓琬传》载:“柳元景之诛也,元景弟子世隆为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按,上庸属梁州,位于沔水上游支流堵水上,始平郡近旁,与雍州同属樊沔都督区,在军事

上归雍州刺史统辖。大明年间,柳元景得势时,其弟僧景任梁州新城郡太守,曾“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发兵,反对王玄谟土断;齐梁之际,韦睿求官,不欲远离乡里,遂担任上庸太守。其后,梁武起事时,韦睿还身率上庸郡人 2 千赴襄阳^[1,2](卷 77《柳元景传》,卷 12《韦睿传》)。从上述二例来看,雍州地方社会势力的影响可能波及到了上庸。又梁州曾侨置于襄阳,樊沔地区有过同属梁州刺史辖治的历史,因此,上庸、新城一带与雍州地方社会有着紧密关联是容易理解的。世隆能避开政治上的祸戮,应与柳氏在上庸地方社会的影响有关。此后,柳世隆在明帝时重入仕途,与后来的齐武帝萧颐共事宋晋熙王,分任其军府司马、长史,“相遇甚欢”。宋齐之际,柳世隆位居高显,重振了柳氏在都下的政治地位。

与柳氏第一代显贵者依靠军功跻身政治不同,柳世隆在其出仕前便已是“门势子弟”。他以“雅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得到了伯父柳元景的爱赏,并被荐与孝武帝。柳世隆少年入仕,不过 20 余岁便身任虎威将军、上庸太守,这是柳元景一辈的雍州豪帅所不及的,也是柳世隆作为功臣助旧、高官显宦之后,区别于前代人以军功入仕之处。也正因如此,自其入仕之初,便注定柳世隆在政治上的升降进退,与雍州地方社会并非紧密相关的。在经历了前废帝诛戮之祸后,柳世隆参与平定沈攸之乱,累升晋位侍中、尚书右仆射,封贞阳县侯,邑二千户。入齐后,凭藉与武帝素士之交,柳世隆任尚书令,兼雍州大中正,成为雍州在朝势力的又一代代表。此后,世隆诸子更是“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复居方伯,当世罕比”^[3](卷 38《柳元景传附柳世隆诸子传》)。

自元景始,在朝的雍州大姓柳氏便注意向侨吴士族的价值标准看齐,延及世隆,更是一改其将家形象。《南齐书》本传称其“少有风器”“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瑱,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稍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性清廉,唯盛事坟典。”此外,从世隆开始,柳氏与侨吴士族有了初步交游^①。柳世隆的伯父柳元景虽身处高位,毕竟“起自将帅”,与侨、吴士族仍有很大距离,而柳世隆所以能与之相邀为君子之交,显然与其士行高洁、风器卓然有相当大的关系。至柳世隆诸子,均好学工文,善晓音律,又以贵公子出身,在士林中多有令名^[3](卷 38《柳元景传附柳世隆诸子传》)。此外,柳恽子偃,孙盼分别与梁、陈皇室联姻,两尚帝姬^[3](卷 38《柳元景传附柳恽传》),在交游婚媾上,与侨吴士族无异。可见,这一时期的都下诸柳,业已被侨吴士族所接纳。

柳世隆一支在建康出将入相、交游士族的同时,与雍州地方乡族社会的联系被进一步减弱了。《周书》卷 42《柳霞传》载柳霞辞别萧督时有云:“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司空,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柩。”柳霞祖叔珍,“宋员外散骑常侍,义阳内史”^[4](卷 42《柳霞传》)。参据诸史,知柳霞祖父叔珍为柳元景弟^[3](卷 38《柳元景传》),柳霞“从祖太尉”即柳元景^[3](卷 38《柳元景传》),“世父同”即柳庆远^[2](卷 9《柳庆远传》),“从父司空”即柳世隆^[5](卷 24《柳世隆传》),均“位望隆重”,家于建康。可见除柳霞父祖一支“独守坟柩”外,这几个家支均与原籍宗族乡里

疏离了。

失去雍州豪帅本色的都下诸柳在与乡族社会联系减弱的同时,逐渐向侨吴士族靠拢,演化为官僚士族,跻身于士族之林。这是一个其权势兴衰越来越依赖于皇权的演化过程。值齐梁禅代之际,柳氏诸子为梁武起事,堪称各尽心力,竭其所能:柳惔在梁、南秦二州刺史任上举汉中以应萧衍,萧衍至建康,柳惔、柳愷候謁于道;而柳忱早在荆州西中郎主簿任上时,便同席阐文力劝萧颖胄同举义事,以应萧衍。然而,萧梁代齐后,梁武帝虽对柳惔兄弟以官爵相赏,柳氏诸子在梁代士族社会中仍保有令誉,但作为齐世遗胄,他们的子息在梁、陈时期的官宦仕进中不再显贵,多数不过嗣爵而已^①。

萧梁时期,柳氏中显要的一支是齐梁禅代之际崛起于雍州的柳庆远一支。柳庆远父为柳元景弟义阳内史柳叔珍。庆远本人仕齐为魏兴太守(《宋书》卷37《州郡志三》梁州下有魏兴郡),后转襄阳令,可谓仕宦不远乡里;柳庆远一支还与韦眷一支有联姻关系^②(卷9《柳庆远传》),从而在雍州宗豪大姓婚媾网络中,进一步加深了与雍州乡族社会的联系。萧衍临雍部,问韦眷弟京兆人杜惔求州纲纪时,杜惔推荐的便是柳庆远。《南史》卷3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云:“初,简文帝为雍州刺史,(柳)津为长史。及简文入居储宫,津亦得侍从。仲礼留在襄阳,马仗军人悉付之。抚循故旧,甚得众和。”按,柳津为庆远子,他留付柳仲礼的武装力量,尤其是所谓“故旧”,当是从柳庆远手中承继下来的。正是凭藉其在乡族社会的位望和权势,柳庆远特为萧衍所倚重。及萧衍起兵时,“常居帷幄为谋主”^③(卷9《柳庆远传》)。至萧衍建祚,柳庆远以功封侯,拜散骑常侍。卒官后,柳庆远被赠开府仪同三司。据《梁书》本传载:庆远卒于雍州任上后“丧还京师”。可见柳庆远最终确同柳元景、柳世隆一样,远离雍土,定居京都。不过,从柳庆远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出为雍州刺史,梁武帝饯于新亭,谓之“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矣”^④(卷9《柳庆远传》);十二年(公元513年)再任本州,“士庶怀之”^⑤(卷9《柳庆远传》);以及其子津、孙仲礼在雍州相继保有“故旧”^⑥(卷3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来看,柳庆远一支在进入中央官界之后仍与其乡族地方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柳庆远子柳津在简文帝萧纲任雍州刺史时,为其长史,“纲为太子,津附侍入京”,历官散骑常侍,太子詹事,袭封云杜侯。柳津子柳仲礼原本留居襄阳,抚循柳氏故旧,后起家著作佐郎,除黄门郎,稍迁怀州刺史;仲礼弟敬礼,起家著作郎,稍迁扶风太守。虽然柳庆远一支最终仕官在朝,“家于金陵”,但因入京时间较晚,从其家族成员的禀性、行为来看,仍缺乏士人行风器,未脱豪帅气质。《南史》卷38《柳元景传附津、仲礼、敬礼传》云:“(柳津)虽乏风华,性甚强直。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柳津子柳仲礼,“勇力兼人,少有胆气”。柳仲礼弟敬礼,“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

事实上,柳仲礼兄弟在梁末内困外扰的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是拥有雍土故旧,“兼蓄雍、司精卒”的藩将。《梁书》卷43《韦粲传》载:侯景事发后,韦粲推柳仲礼为诸军大都督,裴之高以年位耻居柳下,“粲乃抗言于众曰:‘……所以

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韦粲此番评语,恰当地概括了柳仲礼的势力地位情况。这时雍州地方社会在将、士纷纷外仕于中央他州的势力内耗以及北魏侵袭的外部压力下迅速衰竭,但柳仲礼仍以司州为据点,兼统雍司精兵,对“天下之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⑦。显然,这时的柳仲礼既不以(也不可能以)衰弱的雍州为后方依托,也不是雍州地方社会势力的代表,更不仅仅是朝廷命官,他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立自重的藩将。

侯景之乱中,柳仲礼从侯景潜图之际便“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⑧(卷3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到督统勤王诸军拥众百万而坐致官阙沦没,乃至降侯景,其中青塘之役是一个转折。是役,柳氏姻亲韦粲一族,“亲戚死者数百人”^⑨(卷43《韦粲传》),柳仲礼亦被重创,史称“自此壮气外衰,不复言战”^⑩(卷3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此后,他一方面与侯景暗结,“闭营不战,众军日固请,皆悉拒焉”“凌蔑将帅”,另一方面,与邵陵王纶、临城公大连不协,甚至敢于污辱妃主^⑪(卷3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从柳仲礼这些行径来看,他避而不战,决不仅仅是因其“壮气外衰”。青塘之役,韦粲及众多亲戚的战死,动摇了柳仲礼督统勤王诸藩的地位和号召力,而韦氏的遭遇亦促成了柳仲礼在举国丧乱而勤王诸军步调不一、将帅各怀私心的局势中但求自保的念头。事实上,此后,岳阳王萧誉南寇,湘东王以仲礼为雍州刺史来襄襄阳之际,柳仲礼的第一反应便是先“观成败,未发”。至南阳围急,襄阳豪帅杜岸请救,柳仲礼先安排“别将夏侯强为司州刺史,守义阳”,方才“自帅众如安陆”^⑫(卷3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在对待自己的司州势力、雍州乡族和朝廷命运上,柳仲礼表现出以司州为重的态度。柳仲礼倚其雍、司精卒,在离乱中但求自保的态度,虽为之赢得了一时的强大,但因失去乡族社会的依托和支撑,其势力终究是不稳固的。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550年)春,柳仲礼并弟柳季礼俱没于西魏。其后,柳氏这支的子嗣在西魏、北周渐至无闻。

柳氏的另一家支:柳叔珍子柳季远,仕为梁临川王谿议参军,宜都太守。季远子柳霞,“笃好文学,动合规矩”^⑬(卷42《柳霞传》),先被雍州刺史庐陵王续辟为主簿,后入岳阳王萧誉的雍州政权,仕至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西魏破江陵,襄阳归北朝后,柳霞辞梁官而居留襄阳故里,以经籍自娱,后入朝北周。柳霞子柳靖,“少方雅,博览坟籍”,随父入朝北周后,授大都督,历河南、德广二郡太守,“及秩满还,便有终焉之志”。柳靖在襄阳,优游不仕,惟对琴书,以礼法治家,“乡里亦慕而化之”,“前后总管到官,皆亲至靖家问疾,遂以为故事”^⑭(卷42《柳霞传附子靖传》),实为襄阳之乡望。柳靖弟柳庄,亦“品量贞固,有经世之才”,仕梁至鸿胪太府卿,入隋,位至开府仪同三司,给事黄门侍郎、饶州刺史^⑮(卷42《柳霞传附弟庄传》)。季远一支,如前揭《柳霞传》所云:在柳元景、柳世隆、柳庆远几家支仕宦中朝,远离故里之际,留居雍土,“独守坟柩”。就其与雍(襄)州地方乡族社会的关系而言,柳季远一支,一直没有疏远、脱离其乡里宗亲。与晚入京都的柳庆远一支虽保有雍州部曲,但热衷于军功武力、疏

离故土不同,其家族奕叶相承的是经籍礼法和居留乡里之志。也正因如此,柳季远一支保持并巩固了他们在雍(襄)州的宿望地位,在朝代更迭及中央集权加强的时代,作为地方社会势力,为不同朝廷容纳、拉拢并委以高官。

柳氏数门家支在刘宋以降百余年的发展情况,从纵向部分地展示了作为雍州地方势力代表的宗豪大姓,在地方乡族社会及中央政治中,以不同的角色演绎出的不同的发展轨迹。在这些迥然有异的发展轨迹中,可以寻绎出一定规律,即从刘宋到北周,雍州地方乡族社会对宗豪大姓在政治中的兴衰荣枯起着决定作用。依靠雍州强大的地方武装及乡族社会力量,雍州晚渡宗豪大姓方能在业已形成的士族政治圈中博得一席之地,并且在更迭动荡的政局中保住其相对独立的权势。而一旦与其乡族社会或地方武装疏离,无论是业已在一朝一代中求得显宦;或在江左士族社会中赢得认同;或是依靠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左右一时大局,这些宗豪大姓的结局都是在皇权易手、朝代更迭中,被远比他们强大的中央政权击败。唯一能在更迭动荡的南朝政局中得以保全,在入北朝后仍能继续发展的,便是作为雍州地方乡族社会宿望而存在的那部分宗豪大姓。与乡族社会的紧密联系,使之既避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或附属物,同时更受到不同朝廷的笼络。

二

侨于雍州的另一个宗豪大姓——京兆杜陵韦氏的境遇,在梁以前与柳氏截然不同。

南渡前的韦氏,世为“雍州望族”“三辅著姓”。徙居襄阳的包括太元之初南迁的韦轨一支和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南奔的韦谦、韦华一支。其中韦华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 398 年)率万余人北奔姚秦。刘裕入关,韦华又“随宋武过江,居襄阳县”^[6](卷 2,“韦氏”条)。韦华子韦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2](卷 12《韦睿传》);韦玄子祖征,“累为郡守”,“宋末为光禄勋”^[2](卷 12《韦睿传》);祖归,宁远长史;韦祖归子韦睿在齐代,以齐末多故,“不欲远乡里,求为上庸太守”^[2](卷 12《韦睿传》)。韦轨一支,韦轨仕晋为散骑侍郎;韦轨子公循,宋义阳太守;公循孙韦爱,齐世为雍州主簿。故宋齐之时,韦氏在政治上的权位势力,不可谓高显。这与同时期,远离桑梓故园,家于金陵的柳元景、世隆两家支以军功、资荫仕进中央,屡居卿相方伯,恰成反照。不过,韦氏在雍州地方乡族社会拥有较高的位望。《南史》卷 38《柳元景传附世隆传》载:“光禄大夫韦祖征,州里宿德。世隆虽已贵重,每为之拜”;韦祖征弟子韦睿及兄纂、阐,“并早知名”。其中,韦纂,“仕齐位司徒记室,特进,沈约尝称纂于上曰:‘恨陛下不与此人同时,其学非臣辈也。’”^[3](卷 58《韦睿传附兄纂传》);韦阐则以俸禄委伯父韦祖征处理,赢得“乡里宗事之”^[3](卷 58《韦睿传附兄阐传》);韦睿被奉为“乡望”,而为新野曹景宗所礼敬^[2](卷 12《韦睿传》);韦爱亦是“笃志好学……游心坟素”“素为州里信伏”^[2](卷 12《韦睿传附族弟爱传》)。此外,韦氏在晚渡宗豪大姓,尤其是雍州宗豪大姓中,保持了紧密的婚媾联系。《梁书》卷 12《韦睿传》载:“时睿内兄王愷、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

史,要睿俱行。”按,杜幼文乃南豫州土豪乡望杜骥之子,《南史》卷 70《杜骥传》载:“韦华子玄以女妻骥”,故杜幼文为韦睿外兄。京兆杜恽即梁武临雍部,向其询问州纲纪者,自为雍土名望;王愷详情不明,既与韦睿、杜恽等“并有乡里盛名”,亦当为雍州名望。此外,韦睿与另一雍州大姓河内解县柳庆远联上了姻。借助这个聚合雍州及他州诸宗豪大姓的婚媾网络,韦氏在乡族社会中巩固了地位,在晚渡宗豪大姓中拓展了影响。

韦氏的升擢始于齐、梁之际的禅代革命。同样是在内乱之中支持一方夺取皇权,韦睿、韦爱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同于柳庆远。韦氏在整个禅代革命中,更多时候是以具有号召、凝聚乡族社会力量,协调宗豪大姓作用的宿德乡望形象出现。据《梁书》卷 12《韦睿传》载:还在梁武起事前,“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民心惶骇,未有所定,西土人谋之于睿”。可见韦睿在雍州素为乡人信服、推重。后萧衍起兵,“及义兵檄至,睿率(上庸)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高祖见睿甚悦,拊几曰:‘他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按,若仅就韦睿所率兵马而论,对萧衍大业成就与否,不会有太大影响,亦不可能令其拊几而叹“吾事就矣”。故萧衍所以有此般感喟,当与韦睿在雍州地方乡族社会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及强大的号召力有关。无疑,韦睿作为一州之宿德乡望,其来归,对于大部分力量源自雍州地方乡族社会及武装的萧衍来说,也就意味着成功之大势已就了。韦睿族弟韦爱,“素为州里信伏”。据《梁书》本传载,萧衍起兵后,韦爱被委以“壮武将军,冠军南平王司马,带襄阳令”。按,同书卷 1《武帝纪上》所录留戍雍州者,除萧伟、萧愨二人外,多为戍主、豪帅,且其中并无韦爱。不过,从韦爱作为重要角色参与平定了雍州后方的颜僧都叛乱看来,他事实上是留在了襄阳。《梁书》本传载:“时京邑未定,雍州空虚,魏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州内惊忧,百姓携贰。爱沉敏有谋,素为州里信伏,乃推心抚御,晓示逆顺,兼率募乡里,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可见,韦爱作为雍州乡望,在空乏的雍州后方,起到了凝聚乡中余勇,绥抚雍土百姓,为梁武帝巩固雍州后方的作用。韦爱是代表整个雍州乡族社会力量的乡望,这是其不同于诸戍主、豪帅及其他州府僚佐之处。而襄阳作为留守雍州的萧伟“总州府事”的驻节之处,也是雍州政治、社会中心及韦氏乡里宗亲力量聚集的所在。在既要保证萧氏力量对雍州后方的控制,又要充分利用韦氏在雍州乡族社会中的作用的形势要求下,韦爱以南平王萧伟府僚身份“带襄阳令”,可能是政治力量与乡族社会力量相互协调、互为作用的结果。

萧梁代齐后,天监初年,在与北魏的数次交锋中,韦睿屡奉诏都督众军。如,天监四年(公元 505 年),北伐代魏,“诏睿都督众军”“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武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3](卷 58《韦睿传》);天监五年(公元 506 年),魏中山王元英围北徐州刺史昌义之于钟离,“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这场战

役,最终以钟离之围被解而告终,但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龙环御刀,而是新野曹景宗尊韦睿为乡望,礼之甚敬,从之甚谨,方得“二将和,师必济”^[2](卷12《韦睿传》)。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司州刺史马仙琕(按,扶风郡人,亦系雍州将帅出身)北伐还军,为魏人所蹙,三关扰动,诏睿督众军援焉”^[2](卷12《韦睿传》)。可见,韦睿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以其位望,扮演着调和、凝聚以功大势壮的雍州将帅为主的萧梁将帅的角色。

无独有偶,韦睿孙韦粲亦曾扮演过类似角色。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作逆,韦粲先建议推柳仲礼为都督众勤王军之帅,既而又抗言于众,遣释裴之高之不满,调和诸将,“于是诸将定议,仲礼方得进军”^[2](卷43《韦粲传》)。值得注意的是,韦睿仕至侍中、车骑将军;韦放仅北徐州刺史;韦粲亦不过位至散骑常侍,韦氏三代在中央政治、军事上的权势、地位并不高显。解钟离围一役,《梁书》卷9《曹景宗传》载:“高祖诏景宗督众军援(昌)义之,豫州刺史韦睿亦预焉,而受景宗节度”。《南史》卷58《韦睿传》记曹景宗时为征北将军。按,《宋书》卷40《百官志下》载,诸征、镇至龙骧将军位第三品;刺史带兵为第四品。就此而言,韦睿应受曹景宗节度;也正因为如此,萧衍才会对韦睿以御刀相赠。韦粲居诸藩将之间斡旋时,方由衡州刺史转迁散骑常侍,其品位虽高于诸州刺史,然就势力而言,显然不及久握边疆,兼蓄雍、司精卒的柳仲礼和世为名将的裴之高。故,韦氏之所以终能调和诸将,为刚愎桀傲的曹景宗“礼甚谨”,使不满以柳仲礼为大都督的裴之高最终从其调配等等,盖与其雍州大族位望有相当紧密的关系。

如前所述,韦氏本为雍土宿德乡望。仕宦朝廷后,韦氏保持了其在服章言行、文学经籍上的修养。史载:“(韦睿)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及其晚年,“暇日犹课诸儿为学”^[3](卷58《韦睿传》);韦粲,“好学仗气”;其子谅,“以学业为陈始兴王叔陵所引,为中录事参军兼记室”^[3](卷58《韦睿传附孙粲传》);韦载,“少聪惠,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稜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回答,曾无疑滞。及长,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3](卷58《韦睿传附孙载传》),韦稜曾著《汉书读训》三卷^[2](卷12《韦睿传附子稜传》),韦载少随韦稜,当承其学,载弟鼎,“少通晓,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3](卷58《韦睿传附孙载传》);韦稜,“尤明经史”,“性恬素,以书史为业,博物强识,当世之士,咸就质疑”^[2](卷12《韦睿传附子稜传》);韦黯,“少习经史”^[2](卷12《韦睿传附子黯传》)。诸韦在风器文华上,与侨吴士流暗相投合。此外,韦氏亦与侨吴士族交游通婚。韦放,“以息岐娶(吴郡张)率女,又以女适率子”^[2](卷28《韦放传》);韦粲则与前辈才名,颍川庾仲容、吴郡张率结为忘年交好,成为有梁一代,带有地方社会势力性质的晚渡北人在江左侨吴士族层中抬头的代表。当韦粲在青塘战死后简文帝“闻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2](卷43《韦粲传》)萧纲如此感叹,与韦粲长期追随,为其腹心党羽有相当大的关系。但以权势不强的韦粲为社稷所寄,可能还因为只有韦氏才能在地方社会和士族官界两个层面上,藉其位望斡旋于各怀异心的勤王诸将之间。没有在雍

州乡里及中央士族官界都具有很高位望的韦粲居雍土宗豪柳仲礼和豫州豪帅裴之高之间调和解释,便不会组成合力东下的勤王军。而事实上,韦粲死后,柳仲礼便与诸将帅不协,闭营休战,最终坐观台城陷没。

青塘一役中,“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2,7](卷43《韦粲传》,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自此,韦氏一族渐至衰竭。族中余支,除韦放弟韦正之后韦载、韦鼎及韦爱孙韦岱仕于陈隋外,韦稜、韦黯后人已湮没无闻。韦载于永定中,位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天嘉元年(公元560年),以疾去官,“屏绝人事”,后居于江乘县之白山(按,江乘县在南徐州境内,建康附近)^[8](第4册,图21-22),“有田十余顷”^[9](卷18《韦载传》)。韦鼎仕梁为中书侍郎,“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太建中,以廷尉卿出使北周,暗结杨坚。隋灭陈后,被召入长安,授上仪同三司,后位至光州刺史^[3](卷58《韦睿传附载弟鼎传》)。“以仁孝著称”的韦翔在陈霸先出任南徐州刺史时,便被辟召为征北参军,早入陈氏府幕。以后,倍受重使,仕骁骑、领朱衣直阁,号为“侠御将军”^[8](卷18《韦载传附载弟翔传》)。从韦载家于南徐州江乘县,韦鼎以妻儿为质,交结南徐州刺史陈霸先;韦翔入陈霸先南徐州征北府任参军来看,韦氏余支在梁陈之际,已迁居长江下游南徐州一带。而韦鼎入长安后,在隋文帝的干预下,隋吏部尚书韦世康请韦鼎迁还杜陵。京兆杜陵韦氏侨寓雍州的200年历史至此而已。

诸韦在都下的发展状况,因其起步较晚,各门支进退大约一致,故而较之进退不一的诸柳曲折多样的发展状况,略显单一。在此,不对其作纵向比较,而就齐梁禅代之际兴起的韦睿一支和柳庆远一支,作同期横向比较。显然,韦睿在梁武举义中所凭资的更多的是其在雍州地方社会中的宿德位望,体现为对雍州乡族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柳庆远所凭资的主要是其故旧、部曲、乡兵等力量。如果说具有重乡族尚武勇传统的雍州地方社会,包蕴着源自其地方社会本身及地方武装的两种力量,那么,韦睿及柳庆远便各有侧重地代表着这两种势力。在仕进中央后,凭着自身的品学风器和与晚渡宗豪大姓、侨吴士族的交游联姻,韦睿在社会层面的地位、作用,由雍州地方的范围扩及中央政界。韦睿后人承继了这种地位和作用,以其位望协调步入中央官界的雍州及他州的地方大姓和豪强。韦氏几代仕宦不显而能调和、统领这些权势骄人者,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韦氏的权势、力量乃本源自社会性质的位望。与之相反,柳庆远一支在梁代的发展,虽以其雍土故旧及后来雍、司精卒为凭寄,但他们与雍州乡族社会的联系是淡化了的。尤其是当本留在乡里抚循故旧的柳仲礼最终也离开故园,仕宦在外后,柳氏这支同乡族社会的联系大大削弱。经历了侯景乱后,柳仲礼逐渐成为兼蓄雍、司精卒,踞司州之地,相对自立于中央政治及地方乡族社会之外的藩将。尽管韦睿、柳庆远两支在各自的发展领域赢得了不同性质的地位和权势,但他们在以其乡族地方势力为凭寄,步入朝政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雍州乡族社会这一后方依托。在进一步卷入朝政后,这两支宗豪大姓的主要成员便无一幸免地成为了扰乱纷争的政治牺牲品,其后人也湮没无闻。

以上柳、韦二族的发展情况,在雍州晚渡宗豪大姓中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这两大姓族之下的诸门支与地方乡族社会联系的强弱程度,决定了他们对中央政治的依赖程度以及他们在更迭多变的政治中权位的稳固程度。在南朝地方势力抬头,皇权相对东晋时期有所加强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雍州晚渡宗豪大姓中三种不同类型的发展曲线:(一)以军功或门荫入仕中央,向侨吴士族靠拢,同时淡化与宗族乡里的关系,最终发展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官僚士族,而在皇权易手、朝代更替中随波逐流。(二)以拥有在乡位望或故旧、部曲、乡兵为凭资进入朝廷,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政界位望或拥众自立的藩将。但由于与乡族社会脱离,最终也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三)以重宗族、宦游不远乡里,保持并巩固了与宗族乡里的紧密联系,又以品学风器,为乡族社会所慕化进而成长为州里宿德,作为地方社会在乡势力的代表,在朝代更替中,为不同的执政者所容纳乃至笼络。第一种类型以柳氏中的柳元景、柳世隆二支为代表。第二类以韦眷、柳庆远等支为典型。第三类以柳氏中的柳季远一支为代表。第二类与第三类有交叉情况,如韦眷、韦爱未仕在都下、家于南徐之前,其发展轨迹类同于第三种类型。

注 释:

① 《南史》本转载:“(世隆)后为太子洗马,与张绪、王延之、

沈瑒为君子之交。”张绪乃吴郡张氏门户中人,王延之乃晋骠骑将军琅邪王廙之后,均属江左名门。

② 《南史》卷 38《柳元景传附柳世隆诸子传》载:除柳恽子偃尚梁武帝长城公主;孙盼尚陈文帝富阳公主,加散骑常侍外,其他各人子息均嗣爵。

③ 《南史》卷 38《柳元景传附仲礼传》:侯景遣仲礼复其本位,“饒于后渚,景执仲手曰:‘天下之事在将军耳。郢州、巴西并以相付。’”

[参 考 文 献]

- [1]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 李延寿. 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4] 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萧子显. 南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6] 林宝. 元和姓纂[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 [8]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 中国历史地图集[M]. 上海:中华地图集学社,1974.
- [9]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2.

(责任编辑 吴友法)

Comparison Between Hedong LIU family & Jingzhao WEI family in Yongzhou during Southern Dynasties

ZHANG Lin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NG Lin (1971-), female, editor,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Wei, Jin,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and editing.

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émigré great families in Yongzhou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Hedong LIU family and the Jingzhao WEI family depended on the local military or the choronym for access to the central office respectively, which differed in degree and in approach. 1. Relying on the military exploits or Yin(荫) privilege, some members of certain lines became the gentleman-official, who clang to the royalty. 2. Depending on the choronym or the client and the bound retainers, some became the officers of high prestige or the general with armed forces and autonomous state. 3. Linking the clan and local society closely, being respected by the local society for their learning and lofty sentiments, others became the choronym, whose status and prestige were independ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s, not tied to the fortunes of those dynasties which rose and fell frequently.

Key words: Southern Dynasties; Yongzhou; Hedong LIU family; Jingzhao WEI family